



福建信報

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

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澳大利亞、南非、匈牙利、英國、阿根廷、波蘭、西班牙、阿聯酋、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

2021年7月18日 星期日 印尼版 第868期



瓜溪人家

瓜溪村早就被我“盯上”了。大概七八年前，翻看《將樂縣地名錄》時，書上說它：“地勢形似瓜形，村前有一小溪，取名瓜溪”。我當即閃現出這樣的疑問：這瓜，究竟是冬瓜、南瓜、胡瓜、西瓜還是苦瓜呢？

不久前，蒙友人盛情邀約，在曾連續擔任瓜溪村支部書記16年之久的81歲老人肖文綉（又名肖水清）的帶領下，我走進瓜溪，了卻心願。

色彩斑斕看瓜溪

和南方的衆多村莊一樣，瓜溪的主基調是綠色的。瓜溪是閩北將樂縣餘坊鄉的一個建制村，全村不到800的人口，卻有着近9000畝的林地和千餘畝的耕地。村中房舍排列有序，錯落有致，一條清澈的小溪穿村而過，蜿蜒流向遠方。行走在村中溪畔，不時地遇到在翻曬稻谷的老人或婦女，個個熱情有加。

“別看我們村子小，早年的瓜溪卻是將樂到泰寧的必經之地，來來往往的商人都要在這裏歇腳。”肖文綉耳力不太好，但行走自如。走到村尾，他緩緩地轉了個身子，望着不遠處一幢老舊的房子說：“聽父輩們說，朱德總司令帶隊伍到將樂時，曾在那房子住過。”

除了目之所及的綠以及點染其中的繽紛色彩，我想，瓜溪骨子裏的一抹亮色必須是“紅”。因為，這裏是名副其實的紅土地，是革命老區村，是蘇區將樂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土地革命戰爭時期，紅軍曾三進三出餘坊，建立紅色政權。瓜溪兒女積極加入餘坊游擊隊，十分驍勇善戰。據《紅色中華》150期報道，1934年2月，餘坊游擊隊途遇四五十名刀匪，“一個衝鋒，就把這股刀匪打得五零四散……”

“父輩們說，紅軍就是救苦救難的兵，紀律嚴明，和村裏人魚水情深，白天在我們村後山挖戰壕，夜間學習開會。”肖文綉說，在當地，還廣傳着一段“紅軍井和紅軍面”的佳話。

1933年11月，紅軍閩北獨立營長楊衍炬、政委李秀南率領600餘名戰士奉命在閩北將樂、順昌一帶活動，任務是“保衛赤色泰寧，配合主力紅軍打擊敵人，開辟新區。”有一天，瓢潑大雨過後，小溪原本十分清澈的溪水如同黃泥湯一樣渾濁不堪。鄉親們要喝水，得踩着沒膝的泥濘，走上好一段道路到餘坊村挑水。

得知這一情況後，楊衍炬當即決定，帶領戰士們加班加點在村子東側鑿井。時值寒冬，冰封雪舞。滿身泥濘的戰士們咬緊牙關，輪番苦幹。當地群眾見狀，從家裏抱來柴火，在邊上燒起了火堆，讓戰士們輪番取暖。經過連續奮鬥，一口寬1.1米、深7米的方形水井終於挖成。

為了表達謝意，鄉親們拿出家裏的屯糧，就地舀起清澈的井水，煮粉幹給紅軍吃。紅軍個個饑腸轆轤，但紀律嚴明的他們哪捨得吃群眾的口糧。在鄉親們的一再熱忱懇求下，每位紅



△ 瓜溪村“知青樓”



△ 瓜溪祠堂

軍戰士才肯象徵性地吃上幾口。待紅軍離去，鄉親們拿起碗筷來吃粉幹，才發現這次的粉幹特別香、特別滑潤。為了表達感恩之情，村裏人把這口井取名“紅軍井”，把用這井水煮的粉幹叫“紅軍粉幹”。

肖文綉講述的這些故事，大多可以在《紅色熱土·將樂中央蘇區縱橫》等當地匯編的蘇區史料中得到佐證。

走着走着，不知不覺間，我們已繞到瓜溪村溪畔的另一側。指着眼前一棟寫有“建設新農村”字樣的青磚瓦樓，肖文綉說：“這裏就是知青樓啦，是

我參與規劃，和知青們一起建設的樓房，在當時可氣派了。”

據《將樂縣志》記載，1965年至1971年，將樂縣先後接收來自福州、莆田、泉州等地的知青2717人。“知青平時主要參加生產隊勞動，和村民一起出工，種菜種稻，養鷄養鴨，早出晚歸。鄉親們教知青幹農活，知青教鄉親們識字學文化。”在瓜溪村濃墨重彩的綠色和紅色基調中，因着這些知青的到來，又添加了青色，青色意喻着青春和激情、堅強和希望。

“為了讓知青統一居住，集體生活，村裏根據縣裏要求統一建了這棟磚木結構的‘小洋樓’。”時任村支書的肖文綉腦袋活絡，受這幢“知青小洋樓”啟發，帶領鄉親們吹響了“統一設計、統一規劃、統一建造”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角。經過兩三年時間的努力，一幢幢、一排排的磚瓦“洋樓”拔地而起，各家各戶都喜遷新居。如今，行走在小洋樓的弄堂裏，依舊可以感受到當年的那種“洋”氣。

幾年前，瓜溪村重新開啟新村建設規劃。但鄉親們難捨知青情結，自發組織保護知青樓。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，這些建築群被定為不可移動文物。

餘音繚繞聽瓜溪

瓜溪是靈動的。這靈性蘊含于大自然賦予瓜溪的五彩畫板上，交融于瓜溪簡樸而又厚重、輕悠而又凝重的人文歷史底蘊中。

行至村中老年活動中心，已是夕陽西下，祇見幾個老人正圍聚在一起，自娛自樂地吹拉彈唱。“胡琴三弦手中抱，大家來聽瓜溪調……”老人們演唱的正是瓜溪木偶的“吵臺戲”（注，開演前的唱段）。

瓜溪木偶可謂是將樂民間文藝的一朵奇葩。1937年，長汀人李號明與瓜溪村民肖善歐合資成立瓜溪木偶劇團，表演布袋木偶，深受歡迎，演出足跡遍及泰寧、邵武等地。可惜，好景不長，1939年，李號明去世，劇團散伙。直至1961年，肖善歐“重操舊業”，召集三兄弟集資自制木偶，改用提線。1984年，瓜溪肖姓族人再次派人赴連城學提線技藝，并從泉州購置木偶32尊。

瓜溪木偶劇團藝人憑借精湛的傳統規範和嫋熟的表演技巧，創造了《郭子儀拜壽》《珍珠塔》等一批劇目。

回蕩在瓜溪上空的，除了戲劇聲，還有隆隆的槍炮聲，這聲音英勇而又悲壯。據1988年4月出版的《江西黨

史研究》和《中共將樂地方史（第一卷）》載，1934年2月18日，“東方軍”奉命從東線將樂、順昌地區撤圍。這標志着，敵人由防禦轉入進攻，紅軍由進攻轉入防禦。”將樂人民在閩中特區委和當地蘇維埃政權的領導下，集中全力投入“反圍剿”。3月18日上午，敵第89師從大源出發向餘坊推進，中午時分掠進瓜溪。紅21師部隊在瓜溪附近山頭奮力阻擊，瓜溪兒女們積極支援紅軍，一場正義與邪惡的激戰由此展開……

“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呀。”談及這段歷史，肖文綉深深地感嘆道。

瓜溪村的前世今生

行走瓜溪，還可以不時地感受到先民遺風。在村尾石徑古道上，彷彿穿越歷史，可以聽到来往客人的匆忙腳步聲。這條清代古驛道經由銅坑山邊沿瓜溪走向，從大源鄉西田村到餘坊鄉瓜溪村、餘源村，通往泰寧。在村尾木廊橋上，苔痕處處，往昔來往過客歇腳聊敘的場景早已不復存在。橋下，溪水潺潺，一路向遠，流經泰寧朱口鎮後匯入大金湖，流向金溪，直通閩江……

村裏人大多姓肖（蕭）。這一姓氏是將樂第二大姓，全縣肖氏戶籍人口1.5萬多人。其中將樂北片萬安、大源等鄉村的肖姓發祥地就在餘坊鄉瓜溪村，開基祖是肖日進，原居河南固始。據村中族譜記載，肖日進生于宋慶元五年（1199年），去汴京考舉人未中之年，到福建游歷，從邵武王家際來到將樂北鄉龍溪（今瓜溪村）定居。肖氏始取字輩為“日伍原林，六宗克永，友廷定繼，向應從汗”，續取字輩為：“漢朝啟世，善慶昭文明。祖德仁聲遠，長開作述新。”

肖氏族譜記載，瓜溪原來叫龍溪，瓜溪村周圍的山像觀音的座蓮，村民分住在坑裏、楊家地、上瓜溪、竹林排、大厝下、排下、外瓜溪等地。“聽先前的村中老人說，很早以前，有位老翁從延平府到江西，途徑這裏，在龍溪邊洗漱，突然遭遇暴雨，遺忘了插在溪邊上的木杆。當他從江西返回時，驚訝地發現這根木杆的尾上竟然長出了枝葉，形似瓜果。後來村裏人便把此地取名為瓜溪。”肖文綉說。

這一說法和《將樂地名錄》上的說法不同。不過，這又有什麼關係呢？重要的是，時下勤勞善良的瓜溪人，家家戶戶都過上了幸福美滿的好日子。

（李宣華 文/圖）

位于福州市倉山區的林浦村，北臨閩江，側對海峽會展中心，是第七批中國歷史文化名村。因內河濂江環島，洲渚綿延，得名“濂浦”，後因大量林氏族人遷入並取得顯赫成就，遂更名為“林浦”。

七科八進士 三代五尚書

《榕城考古略》中講到，林浦是“明尚書林翰所居，三世五卿，為閩中望族。”這要從林氏先祖早年從河南固始跟隨王審知入閩說起。林氏先祖入閩後輾轉來到濂浦，耕讀為生，直到第21世林元美在明永樂十九年（1421年）考中進士，開始了福州東林家族光耀門楣的歷史。

“進士難，進士不難，難是七科八進士；尚書貴，尚書非貴，貴在三代五尚書。”鐫刻在林浦四正文化園入口的石碑上的中華名聯，講的就是林浦林氏七科八進士、三代五尚書的顯赫功業。

所謂“七科八進士”是指明代林元美開始，其子林翰，孫林庭棉、林庭機，侄孫林庭坐，曾孫林炫、林廉、林經，四代8人中進士，科第流芳。而“三代五尚書”說的是林翰任吏部和工部尚書，林庭棉任兵部尚書，林庭機任禮部尚書，林廉任禮部尚書，林經任工部尚書。始建於明隆慶年間的尚書裏石牌

濂江傳廉風

坊乃是皇帝賜修，兩側橫匾書刻的“兩朝寵命，累世翰林”八字，道出了林氏家族曾經的顯赫。就連《明史》也發出這樣的感嘆：“明代三世為尚書，并得諡‘文’，林氏一家而已。”

一門三代 “皆內行修潔”

更令人敬仰的是，林氏一門三代，雖然都身居高位，卻都厲行簡樸，清正廉潔。明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戊寅，三月初八，已達耄耋之年的林翰帶領孩子拜掃樟山的祖堂，傍晚歸家途中，看到農家老幼，一起在田裏插秧，便對兒子林庭機說：“稼穡艱難有如此哉，爾曹不可不知。”告誡後代須得知道農家耕種收獲的艱難。

林庭機謹遵父親教誨，清正自律，直言不諱。當時他的居所與權相嚴嵩為鄰，一牆之隔卻不與為交。他說：“人各有能，有不能，趨時幹進非我所能也。”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嚴嵩革職，林庭機升任南京工部尚書。他掌管內務府歲貢後發現，器皿和織造御服的花費極高，便下令縮減開支、裁剪人員。當時，蕪湖關一位主要負責



商榷關稅的主事，借職務之便謀取不義之財。林庭機便向皇帝上奏疏說：“錢古大計，不宜以低劣者，擇有才望者。”皇帝聽從他的建議下達詔令，選派幹員到蕪湖關督促辦稅，肅清舞弊之風，每年增收2萬餘兩。

明萬曆二年（1574年）林翰的孫子林經補太平知府，他依然秉持祖訓，為官清廉，剛正不阿。當時恰逢內閣首輔迎接母親入京經過太平府，身邊的官吏建議他去送禮千萬不要怠慢。林經聞言大怒：“汝欲吾抬簾金媚權貴耶？”後來林經兩次入京都沒有去內閣

府邸私下拜訪。

府邸

“勿以利而棄義，勿以怒而廢禮，勿以疏遠而遂志，勿以貧賤而輕絕。”

四正文化園的石刻上記錄着

他的高潔。《明史》評價林浦林氏“皆內行修潔，為時所稱。”

清廉風骨 世代永傳

“汝輩惟和順，惟讀書，惟守分循理，以無玷祖宗。”林氏祖輩林元美曾以這句話告誡後人唯有恭謙和順，靜心讀書，恪守本分，才不會玷污門楣。林元美任上猶知縣期間的政績之一，就是創辦學堂，並親自講學。林元美

歸鄉後安居庭院，怡情書墨，對教育的重視成就了林氏一門“養正心，崇正道，務正學，親正人”的四正家風。

位于村北的林浦小學的前身是始建於唐朝的濂江書院。

著名理學家朱熹及其弟子黃榦、清代大儒朱柏廬都曾在此講學。

書院裏，師生們用來洗筆的筆洗石臼鐫刻着“知魚樂”三字楷書，傳達出“臨水知魚樂，觀山愛馬遲”的豁達心境，而平臺上的石欄刻着的“文光射鬥”“濂水龍騰”8個大字楷書，則不失為家風育人的真實寫照。

2020年濂江書院獲評第一批“省直機關廉政教育點”，許多機關單位都曾組織黨員幹部前來參觀學習。林氏廉潔修身的家訓，與現在的廉政教育一脈相承，通過廉政文化潛移默化地學習和教育，增強了廉政教育的效果，推動了廉政教育常態化全覆蓋，也加快了廉政教育活動落地見效。

近年來，林浦小學也開展了許多

精彩紛呈的活動，傳承“四正文化立校，濂水文化潤心”思想，教師和學生

講解當地歷史文化上百場、詩詞朗誦、

公益閱讀活動、文藝匯演，建設高品質校園文化，一代代學子徜徉在濃厚的

人文氣息和歷史底蘊中。隨着城市建設的不斷興起，這座千年古村正逐漸

成為現代文明與歷史古迹的交匯地，以嶄新的面貌面向未來。

（林亮）